

亦有可聞

閒話「酒鬼」與「酒仙」

「酒鬼」與「酒仙」，都是嗜酒成癖，萬事不如杯在手的人。有的人被罵成「酒鬼」，但有的人則被稱為「酒仙」。「鬼」與「仙」究竟有何區別呢？

一般來說，被罵成酒鬼的人，當然是給人討厭的。這種人狂喝爛飲，飲了酒神志不清，天昏地暗，東倒西歪，或狂言亂語，胡說八道。這種人當然叫人討厭，也好像賭徒賭棍，被人罵成「賭鬼」、玩弄女性之徒，被人罵「色鬼」，都是很不雅的響詞。

別以為酒鬼狂言亂語，醜態百出，但心細的人有時也會發現有一種「酒後吐真言」的酒鬼。我們在戲劇舞台上，有時會看見一種場面，那就是引人說真話，或審理案件時，要了解事實的真相，常常請對方飲酒，待對方喝得酩酊大醉時，這個酒鬼就會把事件的真實情況說出來。每個人就在正常的狀態之下，也難免有一些「私事」不會告訴別人的，這種「私事」，也受到一定的法律保護，這就叫做「隱私權」。但如果大量飲酒，人常常會失去神志，糊裡糊塗地把這些「私事」說出來。所謂「酒後吐真言」就是因為飲酒會使人精神思想混亂，不知不覺地自我失去「隱私權」。所以酒鬼就是這樣被人用酒為「武器」，引他說出真話。當然酒鬼說的也不一定是真話，胡言亂語，真話假話混在一起，這就要靠人仔細分析，善於判斷。小說《水滸傳》中常常寫到，當一個英雄好漢要下山辦事的時候，山上的哥兒們事先都會下令叫他下山不准飲酒，目的就是怕他酒後狂言亂語，不知不覺把山上的機密洩露出去。

酒仙和酒鬼不一樣。酒仙雖然也會酩酊大醉，但是醉態和酒鬼大不一樣，而是表現一種飄飄然如仙的快樂樣子，並且還能引發一種創作的靈感。所以被人美稱為酒仙的人，多半是詩人、作家、畫家等文藝界傑出人物。歷史上有著名的「酒中八仙」（或稱「飲中八仙」），他們都是唐朝最著

名的詩人：李白、賀知章、李適之、汝陽王、崔宗之、蘇晉、張旭、焦遂等八人。而這八位酒仙還不是民間傳聞，是載入正史《唐書》之中，並以李白為首最為著名。連李白也自稱是「酒仙翁」。在李白撰寫《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》中，李白就署名「酒仙翁李白辭」。

李白不但是酒仙，而且也是詩仙，詩與酒在李白的一生是分不開的。酒飲得越多，詩也寫得越多越好。所以世人有「門酒詩百篇」來形容李白的一生。

詩人多半好酒，詩人的飲酒不像酒鬼那樣醜態百出，反而會流露出詩人的一種超然的美態。甚至在狂飲之後，更會顯露出一種蔑視權貴，玩世不恭的詩人的本質。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李白酒後諷刺楊貴妃的歷史佳話。

那是唐開元中，正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全盛時期。有一天李隆基和楊貴妃正在御花園的沉香亭前欣賞盛開的牡丹，請來了一班梨園弟子奏樂唱歌以助興。這時楊貴妃忽然心血來潮，覺得過去的歌詞太陳舊，聽厭了，於是立即召李白進宮，請李白飲酒作新歌詞。李白「遵命」來了，真的喝得飄然如仙，這時李白乘興提筆，立即寫了新歌詞《清平調》三章，儘管這是李白遵命而作，但他並沒有把皇恩權貴放在眼裡，在詞中真正表現了一種高貴的骨格：「一枝濃艷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，借問漢宮誰得似，可憐飛燕倚新妝。」李白這裡用「飛燕」來暗諷楊貴妃，認為楊貴妃怎麼打扮，也比不上牡丹花的美麗。當場使得楊貴妃感到大煞風景！這時正是楊貴妃日當中天、不可一世的時候，但李白已經看到李隆基玩樂無度，不理朝政，必然會大權旁落，走向衰敗的日子，所以才敢如此大膽的蔑視這些皇權貴族。果然不出李白所料，不久就發生了安祿山造反，唐玄宗出逃，楊貴妃遭到滅頂之災。這就是酒仙李白有過人的遠見和膽識！

唐書·宰相世系表》載：「至偃王三十二世，為周所滅，復封其子宗為徐子，十一世孫章禹為吳所滅。」雖然封為子爵，但從直到章禹之父義楚仍然自稱為王來看，章禹也未必不稱徐偃王。《左傳》說：「徐義楚聘於楚」是魯昭公六年（公元前535年），《春秋》則說：昭公三十年：「冬十又二月，吳滅徐，徐子章羽（禹）奔楚。」父子都到了楚，此時楚國是吳國的仇人。

行仁義是皋陶家族的傳統，皋陶輔佐虞舜任掌管刑罰的士，以公正、正直著稱，他又扶持大禹接替舜。接着大禹選定他為繼承人，但皋陶去世了，大禹又遺命傳位給他兒子伯益，不過禹的兒子啟搶了王位。夏啟六年，淡泊名利的伯益被害。為了籠絡人心，夏啟將伯益的二兒子若木封於徐，雖然以後徐偃王反抗周王室，有「攻周西至河」的舉動，但歷代徐偃王的仁義，還是被世人公認的，季筭掛劍的故事也說明了季筭與徐君雙方的仁義：「延陵季子將西聘晉，帶寶劍以過徐君」，發現徐君喜歡他的千金之劍，雖然徐君沒說出來，但他心許了，等他出使回來，想把此行已經不用的劍贈給徐君時，徐君已經死於楚，按季筭的年代，這位徐君應該就是義楚，於是脫劍給嗣君，嗣君說：「先君無命，孤不敢受劍。」於是季筭把劍掛在徐君墓上而去了。



■徐偃王

網上圖片

行仁義的徐偃王

歷史空間

■龔敏迪

說楚文王伐滅徐偃王的，有《韓非子·五蠹》；說是楚莊王滅徐偃王的，有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；《史記·秦本紀》說周穆王與徐偃王打過仗，《青銅甬道銘文》載：「穆王十七年，西征崑崙丘，見西王母。徐國始強，率九夷攻周西至河，穆王馳師救周，與楚聯合伐徐，遂徐偃王至彭城以北。」穆王十七年即公元前960年，楚莊王死於公元前591年，楚文王也死於公元前675年，徐偃王不可能活了近三百歲。清人崔述的《豐鎬考信錄》指出：「前乎穆王者，有魯公之《費誓》，曰：『徂茲淮夷，徐戎並興。』後乎穆王者，有宣王之《常武》，曰：『震驚徐方，徐方來庭。』」周穆王之前，徐國已經開始強盛，周宣王的時候仍然是周朝的麻煩。《檀弓》載：「徐大夫容居曰：『昔我先君駒王西討，濟於河。』」徐王「攻周西至河」的事確實存在過，只是國君為「駒王」而已。歷代不少人研究過徐偃王的謎，但是他們都忽略了從古人姓的起源入手去思考問題。

《通志·以姓為氏》記載：「皋陶生於曲阜，是為偃姓。六夢偃姓之國，祀皋陶。」《國語》也說：「舒庸、舒鳩並偃姓。」皋陶的長子大費，又稱伯益，被舜賜為嬴姓。其子若木被封於徐，仍然為偃姓。《水經·濟水篇》載：「有黃水黃溝，（《後漢書·東夷傳》：為『潢池』者）其東為沛，秦之泗水郡，劉備徐州治此。又南為彭城，東為武原徐山。此即偃王之國矣。」後來徐國強盛了，「欲舟行上國，乃導溝陳蔡間，得朱弓赤矢，以得天瑞，自稱偃王」。這個人可能就是駒王。他的繼任者也稱為徐偃王，乃至亡國後，逃往各地的首領也稱徐偃王，所以江浙一帶都有了不少徐偃王的遺跡，韓愈還有《衢州徐偃王墓碑》。

和皋陶一樣，他們都是以鳥為圖騰的東夷人。有一種說法是：「偃」就是「燕」的通假，殷人子姓，也是簡狄吞鳥卵有關。偃、嬴、子、鳳東夷四大姓都喜歡拿「卵」說事，比如「鴨解卵」。《韓非子·五蠹》是這樣說的：「徐偃王處漢東，地方五百里，行仁義，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，荊文王恐其害己也，舉兵伐徐，遂滅之。」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則說：「徐偃王好行仁義，陸地而朝者三十二國，王孫厲謂楚莊王曰：王不伐徐，必反朝徐。楚王曰：善。乃舉兵而伐徐，遂滅之」。漢水以東，有很多偃姓小國，比如舒、六、蓼等等，他們團結在行仁義的徐偃王周圍，被認為是「長行仁義，欲霸上國」。所以周和楚國多次伐徐，楚成王又伐徐，「齊桓公救之，徐恃救而敗。」和楚文王伐徐是一樣：「偃王仁而無權，不忍鬥其人，故致於敗。」但徐還是多次東山再起。《新

古今談

天地玄黃

■吳羊璧

有些事情，習慣了，做起來總是那麼做，但認真想一想，卻不一定說得清楚為甚麼那麼做。

例如寫字，總是右手邊起行。為甚麼呢？左邊起行不行麼？大概也不是一定不行，不過習慣了，總是這麼做，覺得既然習慣了，就這樣吧。生活上許多事情，都是這樣。習慣這樣，就這樣下去。也不見得不能改，但又為甚麼一定要改呢？

也許世界上許多事情，就是這樣習慣地發展吧。這習慣應該有一定的道理，有它的規律。有規律，自有其道理。

香港天氣好，四季都有綠葉，當然也有代謝，但是有落葉，也不斷有新葉成長。

望着窗外山坡上的綠葉，忽然想，這些綠葉都是從無到有地生長出來的。當然，綠葉要依托着樹枝，樹有根，根連泥，泥土中有樹枝需要的營養，不斷地供應，直到綠葉完成了它存在的過程。然後成了黃葉，成了落葉。落葉歸根，使泥土肥沃，泥土又供養了新一代的樹與葉。於是大

地生氣盎然。宇宙就這樣，生意勃勃。萬物也就這樣生意勃勃地發展。

每一枝，每一葉，都有其生意勃勃的發展過程，也都會到達成熟的一站。成熟了，又發展新的一個過程。

住處附近有個小小的公園，我常去散步。對着一枝一葉，有時想：這是我早幾天見到的那一枝一葉嗎？是新的嗎？世界萬物就這樣不斷地運作發展，宇宙真是神奇。不斷地作着新的變更。我們所見到的一切好似是凝定的，但其實它是在變化着的。我面對着那些枝葉，知道它在變化着，但是又看不出在變化。不過，過了一段時間，明天，後天，你再來時，就感覺真的起變化了。新的形態，出現在你眼前了。我不能確定，我眼前見到的那一枝一葉，就是早幾天見到的那一枝一葉嗎？應該肯定是的，但其實又說不清楚，因為事實上那一枝一葉是在起變化的。

早幾天，我在這些枝葉上見到一隻小蝸牛，白色，白得可愛，因此印象很深。今天見不到了，

因為蝸牛是會動的，現在不知道爬到哪裡去了。這些事物本身是在動着的，所以我很容易發現這些變化。但是有些事物看起來沒有在動，沒有在變化，而其實它是在動，在變化。但是我現在覺察不出它在動，在變化。那麼，我到底是看到了它們的變化沒有呢？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了。

我們周圍的事物一切都是在動、在變化、在進展的。不過有些變動，我們看出來了，有些變動，我們不能一下子看出來。不過，經驗告訴我們，一切都是變動的。此刻看不出在變動，但是過些日子，我們就看到變化出現在眼前了。

許多小小的變動，構成了大的變動。我們就是這樣，生活在一個不斷變化的宇宙中。當我們把目光盡量放長遠一點來看，這個大宇宙就是那麼在變化。無數小的變化，組成了大的變化。

說起來，我們的地球，我們的太陽系，也是在不斷地變化的。千萬年前，我們的地球是甚麼樣子的呢？我們的宇宙是甚麼樣子的呢？真是很難想像。我們的古人說：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。其實這也是說不清楚的一種狀態。不過我們的古人能夠說出這幾個字來形容，也真是了不起了。

想得遠了。太遠了。其實那都是無法想像，無法證實的狀態。我們有能力回到「宇宙洪荒」的時候，去看一看嗎？

遊蹤

墨爾本賞樹聽鳥

■吳翼民

要領略墨爾本環保之好生態之優，最好到位於市中心以南約五公里的皇家植物園走一走。這座最好的植物園以十九世紀園林藝術佈置，是全世界設計最佳的植物園之一。

這裡的鳥唱頗覆了我以往儲存的關於鳥唱的記憶，並非「嘰嘰喳喳」，竟然是「叮叮咚咚」，純粹是金屬的聲音，煞是奇異有趣。我叮叮咚咚覓，在一排灌木叢中見到它們的倩影，那是一種類似畫眉的小鳥，見我步步靠近也不躲藏，反而仰起靈活脖子向着我起勁「叮叮咚咚」打着，聽不到，貼地說是彈奏，彈奏的一準是《迎賓曲》。我在鳥群中搜尋着澳大利亞的國鳥琴鳥，借乎綠林公園方始有了了謀面的機緣，只是遠眺，沒能親近。聽人說這種琴鳥不僅形態優美，還善於模仿伐木聲等各種聲音。中國《詩經》有「伐木丁丁，鳥鳴嚶嚶」的描寫，看來是那麼和諧親親和人類也是那麼和諧親親的。我在墨爾本皇家植物園



■墨爾本皇家植物園

網上圖片

有許多樹叫不上名兒，只覺得好看耐看。聽說這個植物園內有不少頗具紀念意義的樹呢，係澳大利亞和外國歷史名人親手種下的紀念樹，如英國偵探小說家柯南道爾，維多利亞州總督官拉特羅布，英女王維多利亞的丈夫艾伯特親王，澳大利亞著名女歌劇演員內利·梅爾巴，波蘭鋼琴家帕岱萊夫斯基，英國海軍將領傑利科，英國前首相

分明感受到了那種久違了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呀。中國俗話話說北方長人不長樹，南方長樹人不長，似乎很應驗的。可在墨爾本，在整個澳洲，我感受到這裡既長樹也長人，（這裡的人們都魁梧高大，萬物都欣欣向榮，以樹和鳥為例，可見一斑。美哉，南太平洋這一方神奇的土地！



■圖、文：張小板

豆棚閒話

■馮 磊

想要問問你從哪裡來

央視搞了一次街頭採訪，採訪的過程非常具有戲劇性。這次採訪，安排了一個老掉牙的問題：「我們是從哪裡來的？」

面對媒體，有白髮蒼蒼的大媽回答說，早年，她的父母給出的解釋是「從地裡撿來的」。接着，她又補充說，自己也是如此回答孩子的。當然，關於「我們是從哪裡來的」這個話題，大家給出的答案並不完全相同。有人給出的答案是「河水沖上來的」，還有人說是「胳膊窩裡出來的」。一位年輕母親的回答有些不同，她向孩子解釋說：「當初把一顆種子放到肚子裡，然後種子長大了……」

央視的這個節目，無非是想提醒大家早期性教育的重要性。儘管，這個問題看起來是如此地本土。而受採訪者的回答，則讓人感嘆，今天的父母和六十年前的父母們理念上似乎並無不同。

當然，那位回答「一顆種子放到肚子裡」的母親似乎比較接近真實。如果發獎，設置一個「最近接標準答案獎」，她一定會獲獎。但，問題在於，即使如此，也並非最理想的答案。有網友為此調侃說，如果孩子提出「往媽媽肚子裡放一顆葫蘆種子，會不會生出葫蘆娃來」，不知做母親的會如何回答？

問題似乎並沒有到此為止。實際上，關於「我們從哪裡來」的問題，可以從傳統典籍中找到出處。

沒有風華正茂的青年和中年，他來到世界上就白髮蒼蒼，這樣的人生有何樂趣可言？

老子的故事或許可以看作是一個暗喻。即，在傳統的文化敘事裡，童年、青年、中年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人到老年要有所歸，有所養，能善終。至於人的一生是否快樂和幸福也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必須睿智、必須有世俗的成功。這種解讀，不知是否足以給我們暮氣沉沉的傳統「文化臉譜」做一個客觀的解讀？

老子的故事其實還沒有完。記不清楚《搜神記》還是《山海經》或者哪一本書裡提到的，七十二歲的老子當年是從母親的胳膊窩裡生出來的！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調侃地說，老子的出生，大概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奇異的剖腹產手術了！

老子是從胳膊窩裡生出來的，央視的被採訪人也曾經被父母告知是從胳膊窩裡生出來的。一個胳膊窩，隱藏了多少真相！千百年來，我們延續的是同一種思路，所謂人類社會一直在進化的理念，在某些時候實在讓人難以信服。

今天的學校裡，如何理性看待性教育的問題，如何教育孩子進行自我保護，其重要性無需多講。越是隱蔽的，就越有神奇的魔力；越是被賦予神秘色彩的，就越有千百人響應和試圖逾越。就這一點而言，性的教育禁忌，確實有待於打破。